

日本推理作家協會 編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

(之三)

夏樹靜子等 / 著 林思孟 / 譯



〈之三〉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

夏樹靜子等 7 位／著

林思孟／譯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3)

原著者 夏樹靜子等 7 位

譯者 林思孟

初版 77年9月

定價100元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8719141・8719151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印刷所 太誠印刷廠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3) 目錄

一 譯序

五 恩義之繩帶 (松本清張)

三 富婆與少年 (梶山季之)

三 湖畔的女人 (小松左京)

二五 砂之殺意 (夏樹靜子)

一五 殺人的敘事詩 (島田一男)

一七 夾克和西式套裝 (都筑道夫)

三三 墮落的人 (樹下太郎)

譯序

戰後日本推理小說界，名家輩出，每年單是發表在報章雜誌的小說就為數頗為可觀。等到歲暮年關，坊間便會出現由名家編選的「推理小說年度選」之類的集子。當然經過嚴格的汰篩之後，上榜的小說非有突出的技巧、功力和深度不可。本社深感一篇作品往往因各種評析的角度不同，有時不免有遺珠之漏，再加上國情、風習、品味上的差異，我們不得不承認作品的欣賞也是見仁見智。有鑑於此，本社敦請專家及譯者再從精選過的珠玉之作中，以客觀的角度，選出公認的傑作。這套『日本短篇推理精選』便是基於這種動機而發的。我們深信通過這重重關卡，展現的讀者面前的，將是經得起考驗的粹粹作品。本書選錄七篇推理小說傑作。上榜的作家中，松本清張與夏樹靜子本社都有專集印行，其他五位作家在日本亦屬赫赫名家。讀者不難從他們展現的布局、結構、文字、經營與刻畫人性的氣勢看出他們所達到的水平。「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他們布局、經營的嚴謹，鏗而不捨的創作精神是值得我們借鏡、學習的。

現在把這七篇小說稍作介紹如後：

『恩義之繩帶』，係松本清張之作品。九歲的男孩辰太與受雇當女傭的奶奶良子相依為命。父親是在外面另有女人，不時回家會撩老婆的落魄男子，常常要來向奶奶討零用錢花。辰太在這

樣的環境下長大，有一天奶奶工作那家的女主人被殺了，兇手到底是誰呢？長大後辰太對奶奶非常孝順，照顧奶奶直到她老人家過世。可是結婚成家後的辰太為什麼又會陷入殺妻案的覆轍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松本清張分析心理、性格、成長的全盤歷程，細膩傳神，犯罪心理及場景處理也十分嫻熟、出色。

『富婆與少年』，梶山季之的作品。作者以懸宕、寫實緊湊的手法鋪排故事的情節。木崎貞夫是個十九歲的青年，因家境不富裕，未上大學，受雇於電視明星柿原昌二，為他駕駛轎車。有一次，紅歌星三井要趕往富士電視臺參加彩排，柿原囑咐貞夫用自己的車送他上TBS的節目。結果在途中與一部白色金龜車發生了擦撞，沒想到對方是一個難纏的五十四歲富婆，某公司東京分公司經理的夫人頗馬滿子，她本人也是一家總公司的董事，所以竟反過來控告貞夫，要他賠償修理費——結果在互不相讓的堅持下，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結局呢？

『湖畔的女人』，小松左京的作品。位於長濱市東南角的「鳥忽」，當地稱之為祇園。這家店以野鴨的美味、火鍋名聞遐邇。故事中的「我」與文都師父來此旅遊，結果故事中的我認識了一個美貌、白蛇附身的「蛇姬」——龍江，和她經歷一場纏綿、熱烈、銷魂蝕骨的雲雨情，在交媾之後蛇姬表白了她的身世。這詭異、神秘的女人，一旦纏上一個男子，不消多久，就可以把男人的精力吸光。後來被她纏上的文都師父使用什麼法力處置她呢？

『砂之殺意』，夏樹靜子的作品。作者以細膩、精密鏤刻人性的技法，描寫人類的愛與恨。七夕的黃昏，在空曠的建地玩耍的小男孩忠志，被一部載運砂土的傾卸車倒下來的沙土給活埋

了。挖出來時，男孩的鼻子、耳朵、嘴裏塞滿了沙子，右手緊緊握着寶貝的四〇口徑玩具手槍。報案之後，福岡N警察署搜查課認為這是「偶然的不幸事件」——甚至在肇事的司機本人也不知道的情況下發生的慘劇。愛子情切的母親由花子鏢而不捨地想要抓出肇事的元凶，為自己的愛子復仇……結果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底誰是謀害忠志的兇手呢？

『殺人的敘事詩』，島田一男的作品。故事一開始，刑警就接到記者俱樂部熊田主任的通知，歌星浦島蘭子被謀殺，是用電話線勒死的。三年前的一個寒夜有希望獲得廣播歌曲金獎的古河冴子突然在一家公寓的六樓三號室離奇死亡。這個刑警就是因為冴子的離奇死亡才認識浦島蘭子的。冴子的身世蠻可憐的，母親在美軍基地當過阻街女郎，後來與日裔美軍軍官生下冴子。這個已在歌壇竄紅的歌星冴子是厭世自殺？意外死亡或他殺？如今蘭子又被勒斃，到底誰是殺人的兇手，這兩樁命案又有什麼關聯？

『夾克和西式套裝』，都筑道夫的作品，四十九歲的富婦梶田登喜子遭人殺害，死者死時手裏抓着耙子，兇案現場非常零亂。被害人在三點三十分左右打電話到鰻魚店，要店員送兩份鰻魚飯。因為不是用餐時間，伙計正好外出，老闆說四點十分才送去，結果伙計到達時却看到屍體。涉嫌最重的是被害人的外甥福地，可是他對自己不在場倒有一番說詞。那麼何以死者手裏抓着耙子？全篇以現任刑警五郎與已退休多年的父親老刑警的對話追溯，層層展開。父親根據兒子提供的資料和線索，以嚴密的推理，一步一步找出躲在迷霧裏的兇兇，結構獨樹一幟，布局亦極有特色，令人為之歎服、驚歎。

『墮落的人』，樹下太郎的作品。有一個早晨，守衛在新工廠混凝土路發現工藤幸夫的屍體。從現場判斷是從新工廠的陽臺上摔下來，身上沒有遺書，却有工廠女同事佐田京子寫給他的信，工藤平日是一個節儉，嗜錢如命的人，看來不像是會殉情的男子，這件事引起課長的懷疑。追索下去原來大有文章，工藤這個平凡無奇，與世無爭，經常在工廠加班的吝嗇鬼，為什麼會惹來殺身之禍？誰聯手害死他？或者另有蹊蹺？

綜觀以上七篇短篇推理小說，我們大體可以稍窺日本推理文壇高手如雲、各顯神通的盛況。每一位作家都能通過社會現實的觀察，用他們的筆指向人性的核心。那種峯迴路轉、柳暗花明的布局與推理邏輯的緊湊、懸疑，帶給讀者無上的滿足，使我們對這個幻變無常的人生，更增一份哲理上的體悟。好的推理作品具備針砭、警世的意義，對謀財害命抱持矜憫却嚴厲的批判態度，天理與因果的回應縱然不是直線發展的必然，可是犯罪的兇手仍逃脫不了天譴的網罟。

譯者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恩義之繩帶

松本清張

松本清張，一九〇九年出生於福岡縣。一九五二年任職於朝日新聞時，以『某「小倉日記」傳』獲得芥川獎。一九五八年完成『點與線』，把現實感完美地表現在推理小說上。一九七〇年以『挖掘昭和史』獲得菊池寬獎。他在正派推理結構上付出很大的熱情，同時在社會派方面也擁有廣大的世界。現任日本推理作家協會會長。

「我想，集合在這裏的聽衆，如果知道沒有兇殺案，一定會失望而歸。」（杜思妥也夫斯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那

1

是早在九歲時的記憶，所以並不很可靠。印象中的那棟房子是在絕崖下面。要先從大馬路走進巷子。大馬路是條斜坡路，在坡頂有兩個瓦斯公司的大貯氣槽，也可能是三個。總之，從坡路下面走上來，看到漆黑的貯氣槽時，就知道奶奶家到了，那種感覺真是紮實極了。在孩子的眼裏那是一種目標，帶給孩提時代的他極大的安心。

坡路的兩旁是排列整齊而高雅的平房，房屋中也夾雜着賣酒、賣菜以及雜貨等店舖，算是條很清靜的馬路，行人也不多。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時候，即使是中國沿海的城市裏，也幾乎沒有什麼車輛經過。

街角的三棟房屋有着木板牆，從中間的窄巷走進去，是五個石階，然後就是這一家的玄關。已經記不得玄關是格子門還是玻璃門，但是面向院子的一側，全是玻璃門，這一點倒是很清晰的記得，玻璃門大約只有六扇左右，由此可知這棟房子的大小，但在幼小的辰太看來，房子已是相當的大。辰太覺得自己的家就沒有這樣大，既小且暗、既老舊而屋頂又低，和兩鄰緊接着沒有一點的空地。

屋外有水池，池裏還有鯉魚。依稀記得後面的崖壁上有樹木，但又好像樹木是在院子裏，水池邊都是斑駁的樹蔭。屋裏的擺設在記憶中也是朦朧不清的，不記得有幾個榻榻米，但却記得很大的客廳和非常小的房間。客廳和房間好像離得很遠，所以，我想兩者之間應該還有另外兩個房間才對。

辰太到這裏來是來找奶奶良子。良子聽到辰太大聲喊着「奶奶出來」，就好像有所顧忌般，立刻出來把孫子帶進去。她住的房間窄小又陰沈。奶奶是這一家的女傭，年紀在六十歲上下。

每次辰太一來，祖母就會給他糖菓，那是平日少見的西洋糖，和一般糖菓店賣的不同，是奶奶偷偷藏起主人家剩下來。餅乾也是咬一口後嘴裏就充滿牛奶的味道。他來找奶奶，想吃這樣的糖菓也是因素之一。奶奶一面擔心地傾聽女主人的腳步聲，一面等待孫子吃完糖菓。另外還有

包好的要給辰太帶回家。在送他走時的路，奶奶從懷裏拿出來和零用錢一起交給他，此外還有一包錢要他交給阿勘，並再三叮嚀不要弄丟。

這個家裏只有女主人和奶奶。女主人的皮膚很白，是個身材豐滿、也很漂亮的人。經常都很講究化妝，那時大約是二十七、八歲吧，衣著更是華麗極了。太太稱奶奶叫阿嫗。她沒有孩子，先生是遠洋輪船上的船員，三個月才回來一次。奶奶對辰太說過，先生回來時，辰太不可以來這裏，所以辰太大約有一個月左右沒辦法見到奶奶。除此以外，辰太也有能和奶奶一起睡的晚上。現在回想起來，太太對老女傭留孩子過夜似是不太滿意，但是爲了籠絡她以便容易指揮她做事，只好不干涉。

辰太到這裏來時，奶奶一定會問：

「爹爹怎麼樣？」

「沒有回來。」

辰太回答時帶着幾許的不好意思。父親平吉有時候一個月不回家，有時候回家待了兩三天後又不見了。當他在八歲時，就能從母親的態度中看出父親在外面有女人。父親是包工，後來他聽出原來是那些在家裏進進出出的木工向母親透露女人的事，所以後來那些木工和泥匠也很少來家裏了。

「你娘怎樣？」奶奶問。

「娘給別人縫衣服。」

奶奶嘆口氣。

良子到了六十歲還要到人家裏去做女傭，歸究其原因都是由於兒子放蕩的關係。奶奶不能留在家裏，是因為不願增加靠縫衣服賺取工錢的媳婦的負擔。去為人幫傭不但可以減少一個人的開銷，而且拿到薪水後多少可以幫助媳婦。

平吉不是良子的親生兒子。那時良子的老伴還活着，在某種情況下領養了平吉。平吉也知道這件事。辰太雖然是良子的孫子，但並沒有血統關係，可是良子非常疼愛這個孫子。辰太很清楚地記得，奶奶寬大的額頭及頭髮稀疏的模樣，從那個時期開始，奶奶似乎就已經是直不起腰了。

奶奶常替太太跑腿到外面去，辰太來這裏玩時，看到奶奶彎着腰撐把傘，手裏拿着包東西，在雨天裏外出，奶奶把東西抱在胸前以免弄濕。回來時衣袖和腰以下都是濕淋淋的，突出的額上流着雨水和汗水。辰太覺得奶奶好可憐，他不喜歡那個讓老人工作而自己却養尊處優的太太。實際上奶奶是很少休息的。當太太呼喚或來到紙門外吩咐事情，除此之外，其他時間她也是不停地工作，但辰太並不知道那是爲了彌補來這裏玩的孫子而必須更努力工作。當事情都做完了，奶奶就坐下來縫抹布，辰太很喜歡看奶奶那時候的模樣，因為看起來感覺很穩重。奶奶聚精會神地縫抹布，縫線的花樣真像學校裏女學生的手工藝品，奶奶縫了好幾塊這樣的抹布。

從自己家到崖下的家，以孩子的腳程大約要一小時左右。剛開始時，辰太走那一段路心中很害怕，後來逐漸習慣。在半途要經過一個市場，人很擁擠嘈雜。有一家很大的醬油店，老遠就聞到醬油的味道。市場裏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專欺負人的小孩子。經過市場之後就是條清靜的坡路。

辰太經常從小學一回到家裏就問道：

「娘，可以去奶奶那裏玩嗎？」

這種問話大約一星期總有一次。娘正在縫東西，沒有立刻回答，經過一會兒才用細微的聲音說：

「那麼你得很快就回來，還要告訴你奶奶，不要再給零用錢了，要奶奶自己留着買喜歡吃的東西吧。」

因爲是一面縫東西一面說，所以低着頭說話。辰太看她的身影感覺她很落寞，頭髮散亂在後頸上。

從奶奶那裏回來時，母親會問：

「奶奶怎麼樣？」

「嗯，在工作。」

母親默不作聲。

不過，辰太並沒有告訴母親另一個秘密，那就是父親會找奶奶要零用錢。有一次辰太到奶奶那裏玩時就遇到了父親。

「啊，爹爹！」

辰太高興的大喊着，父親驚慌地猛搖手示意辰太別出聲。父親穿着廉價棉綢衣，在孩子眼裏那棉綢衣已經老舊了。父親就以這種模樣露出曖昧的笑容，低聲吩咐辰太去叫奶奶出來一下，而

且沒忘記提醒孩子不讓太太知道。

太太坐在裏面的房子彈三味線（三弦琴）。奶奶得到辰太的通知後，默默地走到行李箱旁，打開蓋子拿出一樣東西，那不是糖菓包，對大人沒有給糖菓的理由。然後奶奶好像在責備站在玄關外的父親。父親疲憊的臉上露出無可奈何的笑容，當他從奶奶手裏接過要拿的東西後，就對辰太說不要告訴娘，又順便似地問起有沒有上學，然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奶奶也對辰太說：「不要告訴娘你爹來的事情。」即使像辰太這樣的孩童，心底也感受到父親的背影是多麼落魄。

這家的主人辰太只見過一次。當時由奶奶帶着辰太到裏面的房間，但讓他跪坐在房外的走廊上。那時主人正在餐桌前吃飯，太太坐在一旁轉頭對主人說着辰太的事。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大概是浴衣吧。太太好像用扇子在爲主人搥涼，也許在打開的玻璃門外面還有庭院吧，辰太想。體格魁偉而禿頭的主人只是轉過頭來看辰太一眼，立刻露出厭煩的表情移開視線，那種鄙視的表情，辰太至今猶清楚地記得，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曾經接觸過不少不同的人却有相似的這種表情。那時，太太對縮在辰太旁邊的奶奶說，可以退下去了。現在回想起來，太太的確是這麼說。奶奶讓辰太鞠躬後，彎着腰從走廊退下。後來辰太每在戲劇中聽到「可以退下」的臺詞時，就會想起太太和主人併坐在上座的情形，同時腦海中還會浮現母親日以繼夜縫衣的情形。

有時候辰太單獨向太太問安。在辰太留宿的夜晚，他會去向太太道晚安。太太多半在看書，會回應一聲，但也有時默不作聲。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母親真是個好人，幾乎好得有點過分，丈夫到外面的女人那裏去，她也從

不和丈夫爭吵。至少，在辰太的記憶中從未有父母吵架的印象。母親雖然是生長在農家，但擅長讀書和寫字，父親的信幾乎都由母親代筆。除此之外，母親的烹飪技術也很好。母親喜歡整潔，家雖窄小，却經常打掃得窗明几淨，也可以說勤快得過分。母親把父親服侍得無微不至，可以說周到得過分，也許是這個原因吧，父親外面那個女人正好相反，是個極疏懶的女人。

在辰太的記憶中，每當父親回家，母親立刻跑出去買酒、買魚，甚至連父親進屋門要順手關門時，母親都會趕緊搶先一步替他把門關了。在家裏，父親甚至不會把傾斜的椅子扶正，這種懶散的性格可以說是母親培養出來的。父親一回家，母親就會拿出乾淨的棉綢衣服，讓父親換下那一身滿是污垢的衣服。酒足飯飽，衣鮮履潔之後的父親又不告而別，母親便把父親換下的衣服拆開，洗燙後重新縫製。

父親也許是爲了維持一個包工頭的面子，或生意上的需要，絕不肯穿木棉質的衣服，他把廉價的棉綢當做絲綢穿在身上，可是衣服舊了便不成樣子，看來一副可憐相。領子和衣襟都發出污垢的油光，辰太覺得那衣服穿在父親身上真是得歸其所。

2

辰太在稍長才想到，父親平吉是在兩種情形下才會回到家裏。

一種是回家向老婆要錢。良子雖然是養母，而游手好閒的平吉都還向辛苦掙錢的養母要錢，那麼他向那靠做手工賺錢維持母子生活的老婆要錢，就更理所當然的了。每次父親回家之後，母

親就會欠米店的錢。

另一種是在父親和那女人吵架時，父親便會回家，吵架原因不外乎缺錢用。平吉在包工頭之間算是老資格，但後來他既失去了顧客的信任，夥伴們也都不搭理他，以前他所用的木匠泥工都不來往，建材店也不理他，平吉只是勉強靠老關係找到客戶，得到工作再轉包給其他業者，已經是淪為拿介紹費的掙客了。在各方面都失去信用的他，自然是四處碰壁，父親在焦急之餘，暗地裏開始向賭博尋找轉機。

當他和女人吵架回家時，辰太總會看到他的脖子、手臂到處都有抓傷的痕跡，唯有這件事是父親想瞞住母親的，母親當然也看到了父親傷痕纍纍，但她不說也不問。總之，當辰太看到那些黑色傷疤旁邊像有膿般的紅腫，他奇怪地問父親時，反而引起母親的慌張，趕緊叫他不許向外人說。那個女人似乎是有歇斯底里症，缺錢用時就會找平吉的麻煩。父親好像是爲了逃避那女人的虐待時，才回到母親這裏，或到奶奶工作的地方去。後來辰太知道那女人是從別的地方流浪到此。

有一次，父親揪住母親的頭髮，按倒在地上，用拳頭不停地毆打她。母親仆倒在榻榻米上，忍住哭泣絲毫不抵抗。辰太記得母親那時把一隻手放在額頭下。當辰太走進房裏時，父親似乎不得不放開母親，同時還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母親擡起頭說，不要把父親的事告訴別人。散亂的頭髮下，是一張哭得通紅的臉，給辰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親毆打母親並不只是一、兩回，當他和那女人之間處理得不順利，或對自己落魄的生涯感

到氣憤時，便回來毆打母親出氣。其實這都是那女人害的，當他和那女人相處不好時，便把氣悶在肚子裏，然後回來向皮質脆弱的母親爆發。

在此雖用皮質來形容，但辰太至今仍懷疑母親的表皮是否真是那麼薄弱。那其實是韌性極佳，不輕易破裂的皮，也不是敲打上去就會立刻反彈回來像鼓一樣拉緊的皮，可以說是鬆弛的貼在上面的皮，任他再怎地敲打都沒有反應。不過，被打陷的部分，會以內部的韌性再恢復原狀，母親會有類似於此，令父親感到焦躁的反抗。辰太到如今還能想像出那種狀況。

昏暗的房間裏只有一邊有窗戶，在由窗戶射進來的光線裏，母親一針接一針地縫着衣服。母親的手工極好，鄰居們給她的活兒堆積如山。現在是連鄉下女人都穿洋裝，但在辰太九歲那時，女人外出都得穿和服。晚上赤裸的燈泡發出微紅的光，母親在這光亮下工作到凌晨一、二點鐘，工作時，尺會發出輕微的聲音，小鈴嚙也在布上輕輕地響着。小鈴嚙是裝在已經舊得發黃的牛骨片上，這牛骨片是宮島的土產，上面繪着廟門、鹿和紅楓葉，但已經磨損得只剩下一半。一個布做的插針球上插滿了珠頭針，露出或紅或黃或藍的一簇簇小珠子，這是為人做美裳的母親所擁有的彩色世界，辰太在一旁也共享這些。那些彩色小珠在窗、燈光下，散發出像珠寶一般的光輝。

當辰太睡覺時，還能聽到牛骨片上的鈴嚙聲。三九天的修行時，女人們會巡迴到門口，就好像聽到她們唱經一樣。第四站是大日寺。第五站是地藏寺，在河邊堆積的石頭，第一個是為父親，第二個是為母親。在輕微劃線的聲音中，針山的五彩小球劃出一條彩虹。

辰太至少每一星期要走一趟能看到黑色貯氣槽的坡路。但是，當主人從遠洋航海回來，奶奶